

槟榔树下的战斗

援越抗美演唱材料



福建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槟榔树下的战斗 (评话)	(1)
美国佬站在炸弹上 (活报剧)	(14)
士气问题 (数来宝)	(33)
联合追悼会 (相声)	(49)
白宫寒 (天津快板活报剧)	(56)
约翰逊现形 (双簧)	(72)
礼物 (独幕粤剧)	(81)

板榔樹下的戰鬥

(評話)

鄒宗川改編

世界人民同仇敵愾，
反對美帝滾滾巨浪，
支援越南南方兄弟，
消滅美帝野心豺狼。
今天來講一段故事，
事出一九六四年，
《板榔樹下的戰鬥》，
越南軍民鬥志昂揚。

越南南方北山游擊隊有一個隊員，姓阮名春光，二十二歲，身材高大，肩闊腰粗，一對虎眼

明亮有神。大家别看阮春光同志，年纪轻轻的，炸炮楼，活捉美伪军，他可真是有勇有谋。

有一天，春光接到一项新的任务：配合地下组织，到椰林村活捉炮楼伪连长阿狗，炸毁炮楼。春光接受任务，心中非常兴奋，马上化装，打扮成一个做田人的模样，别过首长，飞奔下山。

祖国江山本是锦绣，
满山竹林绿油油，
万恶美帝狼烟起，
“战略村”中满目荒凉。
多少人家遭血洗，
多少同胞把家丢。
国仇家恨满腔涌，
不灭豺狼决不罢休。

却说，春光一边赶路，一边心思国仇家恨，满腔怒火，压制不住，直到傍晚时分，才赶到椰林村庄。春光夺定精神观看，果然此地设防严

密，敌人把这里当做一个最得意的“战略村”。村外布两道封锁线：头一道是战壕，第二道是铁丝网。村口修一座炮楼，高有二丈多，上面装四盏探照灯、六挺机关枪，控制全村人民的出入。春光赶到这里时，出入时间已过，心中难免有些着急，怎么办？难道退回去吗？不行，今晚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得想出办法进村去。他想了想，忽地钻进树橧，找块隐蔽地方，越过战壕，爬到铁丝网前面。人伏在地上，剪断铁丝网，匍匐前进。当春光刚开始爬行的时候，突然被两个敌人的巡哨兵发觉了：“站住！站住！”春光不管一切，继续爬行。说也奇怪，只见春光爬进树橧，“咔吱”一声，便不见了。伪兵心惊胆战，一边发射信号弹，通知炮楼；一边顺春光去的方向追赶。没多久，炮楼上的敌人惊慌失措，脚忙手乱，哨子乱吹，“噤哩，噤哩，……”这时候，伪连长阿狗，带一帮伪兵进村，挨家挨户，到处乱搜。

万恶敌人伸魔爪，

椰林村鸡犬不宁，
慢表阿狗搜杀抢夺，
先说村中有一老人。

这老人就是当年抗法斗争的老英雄三大伯，现在是椰林村的民族解放阵线支部书记。他虽然年过半百，但满脸红光，精神焕发。三大伯今晚正召集一帮同志，在家里秘密开会之时，忽听得门外有人模仿喜鹊“喳喳喳”的叫声。大家知道，这是自家人出的暗号。三大伯门一打开，见前面树丛里闪出一条黑影。三大伯立即发出暗号：“老乡，你是干什么的？”那个人回答：“我是捉蛇的。”“捉什么蛇？”“青竹蛇。”“捉几条？”“捉一条！”双方对上了暗号，两人走近一看，不觉惊呼起来：“爹！”

“春光！”父子相会格外欢喜，两人抱成一团。春光问：“爹！这地方……？”“春光，三年前你参加游击队，家乡被鬼子糟蹋了，鬼子逼着我们迁到这‘战略村’来，简直是人间魔窟。”

“爹，进屋里说。”“是！”此时，在场开会的同志，看见春光回来，喜出望外：“春光，今天总算盼到亲人了。”有一个同志名叫阿秀，抢先一步，紧握春光的手：“春光哥，你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尽管交代吧！这里不是人过的生活，大家日夜盼着你们！”三大伯先把门关好，再对春光说：“大家都在这里，今晚有什么任务，你分配吧！”“各位同志，上级决定我们村里同志，配合游击队，炸掉敌人炮楼，活捉伪连长阿狗。”大家听说要捉阿狗、炸炮楼，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把狗连长抓来，剥皮抽筋，为民除害。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门外有人学老鸦“呱呱呱”的叫声，同志们一听，心中明白，这是自己人出的暗号：“敌人来了”。三大伯马上打发一个同志带春光进地洞隐蔽。果然时过不久，门外有人敲门。“砰！砰砰！”来势很凶。三大伯门闩一拉，伪兵象疯狗一样闯进房来。贼头贼眼，东张西望。后头跟着一个人，长得很特别，猴头老鼠

耳，番鼻贼眉毛，又矮又瘦，老人脸相孩子身，要是暗路上碰着这个怪物，真会叫你吓出一身冷汗。这人是谁？就是伪连长阿狗。阿狗目尾一挑：“来呀！”“有！”“有没有发现什么？”

“报告连长，通通搜过，没有发现危险分子。”阿狗心中一想：这奇怪了，分明有危险分子进村，这，这这这，为何到处搜不着呢？“老头，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陌生人进村来吗？”“长官，没有看见。”“混蛋，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是，混蛋长官，是什么都没看见！”“老头，你是存心要跟我要花枪是吗？告诉你，你儿子春光是游击队员，你和游击队有联系，你是危险分子。”

“长官，我一不杀人，二没放火，到底谁算是危险分子呢？”阿狗听他这么对答，心中恼火，拔出三截手电筒，把三大伯从头照到脚，从脚又照到头。三大伯十分沉着，脸不改色。阿狗车转身看阿秀，“你！……”阿秀反问：“我又怎么样？”“你，你你，也是危险分子！”“危险分

子：我还不够格呢！”阿狗见此情景，装作笑脸说：“姑娘呀，我奉劝你，你年轻有为，今后可别上游击队的当，跟那些穷鬼瞎闹，你会后悔不及！”阿秀语气双关地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有瞎了眼，黑了心的人才会干丧天害理的事！谢谢你多操心了。”阿狗听她回答，干笑了一声，转身大喊：“阿丁！”“有！”“你通知全村，今后不分昼夜，严加防范，发现可疑分子立即报告。”“是！”“阿力！”“有！”“你通知炮楼，今晚换上大灯泡，本长官要亲自坐镇严防！”说完出门，两个伪兵，尾随狗连长而去。三大伯见恶狗走远了，又做一个暗号，叫同志们出地洞，继续开会。春光接着说：“同志们！刚才所说的这项任务，要在今晚十二点前完成，现在时间将近九点，你们看完成任务，有些什么困难。”阿秀站起来说：“春光哥，刚才阿狗扬言，今晚他要亲自坐镇炮楼，这样一来，我看必然会给我们完成任务带来阻力。”“同志们！不

要怕，敌人会装纸老虎，难道我们不会当真武松吗？”“那我们用什么办法呢？”“什么办法？你们看……”春光用左右手做一个口字形：“这是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口袋计。”

“是！”“那我们怎么下手？”“来！大家靠拢点，这个办法就是如此如此计划，这般这般打算。”大家听后异口同声地说：“好呀！”大家话声刚落，阿秀站起发言：“各位同志，这样做法不大妥当。春光哥啊：

“野狗坐镇炮楼上，
诡计多端不可不防，
口袋妙计虽然好，
还望大家细商量。”
春光听罢忙开腔，
叫声阿秀听我讲：

“只要我们机智勇敢，
险山恶水也难阻挡，
任凭阿狗多诡计，

今晚难逃咱手掌！”

当下，大家又细细商量了一番，再三周密考虑，决定仍旧依照“口袋计”行事。阿秀跑到狗连长那里“告密”。春光带几位同志，在屋后槟榔树下摆布“机关”。三大伯坐在家里，见机行事。过了不久，两个伪兵押阿秀前头开路，阿狗跟在后面，摇摇晃晃，直奔三大伯屋后来了。

“姑娘，春光在什么地方？”“连长，就在那一排槟榔树下。”“来呀！”“有！”“你去搜！”这一个伪兵听说叫他一个去搜，吓得魂飞魄散，心惊胆战，走一步，伸一下脖子，东看看，西瞅瞅，还没有走到槟榔树下，就回过头来：“报告连长，树下全部搜过，什么也没有。”阿狗听说没有搜出什么，大声狂喊：“姑娘，到底有没有呀？”“长官，就在我走后没多久，发现春光从树杈钻进去。”“好吧，如果没有，今晚就要你的狗命。来呀！”“有！”“护本官去搜。”阿丁阿力护着狗连长。才走四五步，阿狗想：这不

对呀，第一次我来搜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报告，偏偏要等我坐镇炮楼，她才来告密呢？难道事情会这么凑巧？不可能，不可能，说不定上了他们的当。“来呀！”“有！”“回炮楼，回炮楼！”

“是！”怕死的伪兵应声未落，早已夹着尾巴往回跑。阿秀见情况突然变化，心想：此刻放走阿狗，好比放虎归山，我得想办法缠住他。正在这时，忽见三大伯劈门而出，向树下那边大声叫：

“哎！他们走了，快跑，快跑啊！”阿狗没走几步，听声音又猛回头，看见三大伯往树下那边跑去，立刻喊住他：“站住！”三大伯：“有事吗？”

“老头，庇护一人，全家处死，你知道吗？”

“这句话我早就听过了。”“那你儿子回来为什么不报告呢？”“长官，你既然看见我儿子回来，还问我干什么？”“好！你可真会对付？等着瞧吧！”转向阿丁阿力：“来呀！”“有！”

“给我再搜！”于是，伪兵又护阿狗向槟榔树下走去。才走八九步光景，只听“哎呀”一声，狗

连长和两个伪兵象狗落粪坑一样，掉到陷坑里去了。春光挥着手枪对着阿狗：“放下武器，爬上来。”阿狗死在眼前，还在装腔作势：“来呀，把本长官捞上去。”“连长，泥菩萨过江，我们自身都难保了。”春光向前一步：“别啰嗦，放下武器！”阿狗和两个伪兵把枪甩上去后，象乌龟一样，一步一步爬出陷坑。个个身上都是竹尖桩，象只刺猬。阿狗仰头一看，吓得倒退了几步。春光说：“认识吗？我就是北山派来的游击队员阮春光！”阿狗连长死已临头，还在放狗屁：“你胆子可不小呀！胆敢来‘战略村’活动。我炮楼就在此地，怕你是来得容易，去得难。”“住口！走！”“我不走。”“你敢不走！”春光把枪口对准阿狗脑袋：“阿狗，今晚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人民投降，听我命令，跟着我走；另一条是反抗，这是自取灭亡！”阿狗一听，怕了，赶紧问：“去哪里？”“听我指挥！”三大伯和春光押着阿狗

走。阿秀姑娘等押着两个伪兵在板栗树下等胜利消息。再说三大伯等不多时来到离炮楼大约几十步地方，忽然有一个哨兵喊着：“哪一个，哪一个？”春光把枪口对准阿狗脊梁骨：“你答话呀！”阿狗觉得背上有一个硬梆梆的东西顶着，有气没力地说：“哎呀，哎呀！请你把那玩艺儿放下一点，我就答话，我就答话！”狗连长一贯在伪兵面前作威作福，现在在游击队员面前，威风扫地，不敢那么神气了。春光又用枪捅他的背脊骨：“快答话！”阿狗赶忙说：“我，我，我就答，就答。”接着就向炮楼喊道：“哪个值班？”对面认得狗连长声音，赶紧回话：“是我流涕。”春光十分严肃地说：“阿狗，你通知他离开岗位。”阿狗乖乖叫着：“流涕的，你马上到二楼，把我经常用的那条绳子拿下来，本长官今晚要捆，捆……”阿狗本来想讲要捆危险分子或是游击队员，但在春光面前，捆、捆、捆、捆谁？再也不敢往下讲。那边流涕奉命，转身就

去二楼；这边三大伯押着阿狗在外面等着。春光带领几位同志，摸进炮楼，伏在楼梯下，把一包烈性炸药放置好，点燃导火线。刚刚起步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脚步声，春光见是流涕，给他一个扫堂腿，流涕“哎”的一声，象个西瓜断藤，“呯”！摔在地上。说时慢，那时快，同志们扑上去，把流涕的嘴塞住，剪好双手，捆绑严实，押出门外。这时，时间刚好十二点正，猛听得“轰”的一声，那包烈性炸药爆炸了，狗巢窝成了一堆火烧土。

一声雷响狗窝开花，
炮楼伪兵喊叫爹妈，
春光押敌人胜利回山，
椰林战斗遍传佳话。

美国佬站在炸弹上

(活报剧)

南京部队 魏启明

人物：洛奇——美国驻南越大使（简称洛）

爱斯特摩兰——驻南越美军司令（简称爱）

斯洛迪——美国空军上校（简称斯）

阮不基——南越伪军伞兵营长（简称阮）

李外里——南朝鲜伪军军官（简称李）

牟特小姐——秘书（简称牟）

布景：只有一张椅子。

爱：我，爱斯特摩兰，美军驻南越司令官。（苦笑）嘿，别看我坐在这儿怪了得，其实我心

里，好象一千只马蜂在螫。“特种战争”是我负责。本想一举成功，谁知焦头烂额！怪只怪，南越游击队，他打仗不讲规则，不该来的时候他偏来，不该撤的时候他偏撤。最可怕的是，也不知是谁的主意那么缺德，正规的仗他不打，经常弄个地雷、炸弹，偷偷摸摸在你房子底下一搁。好端端的美国大使馆啊，美军顾问宿舍啊，都是这么轰隆一声上了天，一个接着一个！直炸得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他晚上睡觉直抽筋，白天吃饭老打隔！这刚撤了洛奇换泰勒，又送回了洛奇把泰勒撤，泰勒啊洛奇，洛奇啊泰勒，斗败的公鸡再上阵，看来总统再也拿不出什么好货色。唉！叹只叹，他那里一个劲的神出鬼没，我这里草木皆兵、束手无策，听说洛奇大使今天要来上任，快来吧，洛奇，我可实在没辙。我……我怎么总觉得脚底下这块地皮在动！（谛听）是有个东西在里面“咯得